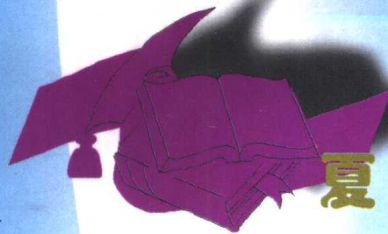


杨晓敏 主编
郭 昕

中国当代

小小说

精品库



夏之卷

新 华 出 版 社

杨晓敏 郭 昕 主编

中国当代小小说精品库



夏之卷

新 华 出 版 社

目 录

许 行

立正	(1)
一步棋	(3)
天职	(5)
抻面条	(8)
手	(10)
最准确的回答	(12)
迷人的斑点驴	(14)
创作谈：要触摸到人物的心灵	(17)

王奎山

画家和他的孙女	(19)
红绣鞋	(20)
老唐	(23)
黄手绢	(25)
月芽塘	(28)
蓝围巾	(30)
红唇印儿	(31)

刘国芳

创作谈：想起了儿时的豆腐汤	(33)
风铃	(36)
月亮船	(38)
诱惑	(41)
害怕	(43)

杨晓敏

岁月 (45)

解释 (48)

向往阳台 (50)

创作谈：闲话小小说 (52)

冬季 (55)

钥匙 (57)

哨所故事 (60)

清水塘祭（四题） (63)

创作谈：鱼趣和名著 (73)

展 静

礼 (77)

头发风波 (80)

犁地 (83)

草坪边上有一条长椅 (84)

造塔 (86)

抠牙 (87)

母亲的心 (90)

创作谈：感觉 (91)

芦芙荻

一只鸟 (94)

拐子 (97)

平衡 (98)

不该回家 (100)

游戏 (103)

心中的风景 (105)

小河 (107)

创作谈：尊重自己的感觉 (110)

王海林

穷乡岁末 (112)

闲云茶馆 (114)

生 晓 清	闲章	(116)
	浪漫	(117)
	石匠	(119)
	胯下桥	(121)
	挽歌	(124)
	创作谈：凉水泡茶慢慢浓	(126)
	两棵枣树	(128)
	父亲的枪队	(129)
	人事	(131)
	民意测验	(134)
邵 宝 健	梦竹	(136)
	首席科员	(138)
	完人斋	(141)
	创作谈：有风格，读者就会记住你	(143)
	永远的门	(145)
	继父	(147)
	蓝湖	(150)
	古楼下的座钟	(152)
	魔桌	(154)
	清淡	(156)
戴 涛	邮件的幽默	(158)
	创作谈：请选择一件道具	(160)
	将军的敬礼	(162)
	画家	(164)
	下落	(166)
	夜泊峨眉	(169)
	男孩与女孩	(170)
	儿子	(172)

	母亲	(174)
	创作谈：宁可写得少些	(176)
滕 刚	张三的一生	(179)
	崇拜名人名言的女孩	(181)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184)
	明天干什么	(185)
	广场陷阱	(188)
	慢性咽炎患者	(190)
	荣耀	(192)
	创作谈：证人	(194)
曹德权	老龙滩有条大乌棒	(196)
	斜佛	(198)
	逃兵	(199)
	勋章上的微雕	(202)
	说来也许你不信	(203)
	窝子	(206)
	血扇	(208)
	创作谈：亮出我们的旗帜	(210)
袁炳发	一把炒米	(212)
	力	(213)
	妞子	(216)
	宋大脚	(219)
	身后的人	(222)
	年轻时的事	(223)
	狗	(226)
	创作谈：我与小小说	(227)
沙 雁 农	感觉	(230)

徐 平

每件事的发生都有着特殊的背景	(231)
嫁与秋风	(232)
迎亲路上	(234)
老花瓶	(236)
不要自私地活着不要自私地死	(237)
祝福	(239)
创作谈：小小说创作谈片	(240)
白鸽铁塔	(242)
金色的月光	(244)
白日的诱惑	(248)
红墙在望	(251)
阳光雨夜	(255)
告别粉状雨	(257)
天使之约	(261)
创作谈：写来很短，说来很长	(263)

~~~~~许 行~~~~~

立 正

“你说说，为什么一提蒋介石你就立正？是不是……”

我的话还未说完，那个国民党军队的被俘连长，早又“叭”下子来了个立正，因为他听到我提蒋介石了。

这可把我气坏了，若不是解放军的纪律管着，早就给他一撇子了。

“你算反动到底啦！”

“长官，我也想改，可不知为什么，一说到那个人就禁不住这样做……”

“我看你要陪他殉葬啦！”我狠狠地说。

“不，长官，我要改造思想，我要重新做人哪！”那俘虏连长很诚恳地说。

“就凭你对蒋介石这个迷信的态度，你还能……”

谁知我的话里一提蒋介石，他又“叭”下子来了个立正。

这回我终于忍不住了，一杆子把他打了个趔趄。并且厉声说：

“再立正，我就打断你的腿！”

“长官，你打吧！过去我这也是被打出来的。那时我还是个排副，就因为说到那个人没有立正，被团政训处长知道了，把我弄去好一顿揍，揍完了对我进行‘单兵训练’，他说一句那个人的名字，我就马上来个立正，稍慢一点就挨打。有时他趁我不注意冷不防一提那个人名字，我没反应过来便又是一顿毒打

……从那以后落下来这个毛病，不管在什么时间地点，一说到那个人或一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就立正，弄得像个神经病似的，可却受到嘉奖，说这是对领袖的忠诚……长官，你打吧！你狠狠地打一顿也许能打好了呢，长官，你就打吧！打吧！”俘虏连长说着就痛苦地哭了，而且恳切求我打他。

这真怪了！可听得出来，他连蒋介石三个字都回避提，生怕引起自己的条件反射。不能怀疑他这些话的真诚。

他闹得我也有些傻了，不知该怎么办啦！

一九四八年我在管理国民党军队俘虏时，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当时那个俘虏大队里都是国民党军队连以下的军官，是想把他们改造改造好使用，未曾想竟遇到了这么一个家伙。

“政委，咱们揍他一顿吧！也许能揍过来呢。”我向大队政委请示说。

“不得胡来，咱们还能用国民党军队的办法吗？！你以为你揍他，就是揍他一个人吗？！”

嘿！好家伙，政委把问题提得这么高。

“那么？”我问。

“你去让军医给他看看。”

当时医护水平有限，自然看不出个究竟来，也没有啥医疗办法。以后集训完了，其他俘虏作了安排，他因这个问题未解决，便被打发回了家。

事隔三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我到河北一个县里去参观，意外地在街上遇到了他。他坐在一个轮椅上，隔老远他就认出我来。

“教导员，教导员！”他挺有感情地扯着嗓子喊我。

他头发花白，面容憔悴，显得非常苍老，而且两条腿已经坏了。我问他腿怎么坏的，他说因为那毛病没改掉，叫“红卫兵”给打的，若不是有位关在“牛棚”的医生给说一句话，差

一点就要他的命啦！

我想这个我们不许作，也不忍作的，“红卫兵”却作了。打断了他的两条腿，当然就没法立正了，这倒是一种彻底的改造办法。于是我有意识地说：

“你这一辈子，算叫蒋介石给坑啦！”

天啊！我非常难过地注意到：在我说蒋介石三个字时，他那坐在轮椅中的上身，仍然向前一挺，作了个立正的姿势。

◆◆◆◆◆◆◆◆◆◆◆◆◆◆◆◆ ◆◆◆◆◆◆◆◆◆◆◆◆◆◆◆◆◆ ◆◆◆◆◆◆◆◆◆◆◆◆◆◆◆◆◆ ◆◆◆◆◆◆◆◆◆◆◆◆◆◆◆◆◆

一步棋

绿冠擎天，清风徐来。树下豪与一老者对弈，观者如堵。但鸦雀无声，无敢妄议者。忽一少年过此，无意间一搭眼便断言：

“再一步便定局矣！”

豪与老者一惊，抬头见少年面若敷粉，唇如涂朱，潇洒倜傥，甚是不俗。豪不为轻且甚喜，遂与搭言：

“敢问公子亦嗜此道？”

“偶尔消遣。”

“请问何谈一步定局？”

“老翁已走华容，是擒是纵，全凭先生之一步棋了。”

豪是当地棋坛高手。艺高胆大，善走险着，每每出其不意，以一步棋而全局，人称“一步棋”。对少年之言甚中怀下，拱手揖坐，邀与对弈。

少年名杰，幼受祖传，棋多诡谲，破旧出新，以奇致胜。也有“一步棋”之称。

今日两强相遇，异着迭出，精彩纷呈，大令围观者眼目一

新，不断暗中叫好。杰看来已使尽全身招数，但最后终不敌豪，为其一步绝棋所败。豪哈哈大笑甚为得意，对杰连称“高手，高手！”此时此刻，与其说是称赞他人，莫如说是炫耀自己。

杰少年老成，声色不动，连说：“惭愧，惭愧！”并问：“还能令小子再学一局乎？”

豪忙说：“当然奉陪。”

开局前杰似无意中忽然提出：“能否下一赌注，以助棋兴？”说时颇有几分羞涩之态。

豪冷笑说：“君一过路之人，可身带重金？”

杰似被激怒，稍一沉吟，愤然从臂上脱下一镶金之玉镯，乃极难得之祖母绿，而以黄金衬里贴边。往棋盘上一放，金玉生辉、熠熠夺目。豪大惊诧，观者亦眼前一亮，交头接耳，啧啧有声。

杰说：“重金虽无，但愿以此为注。”

豪对此玉镯万分喜欢，心想这真是天赐。遂指身后之豪华宅院，大言道：“愿以此宅院连同其中财产和妻妾为注。”

杰见此似有惊讶之色，但略一踌躇，便说：“既然先生如此，小子再添一赌注。”

豪问：“何物？”

杰说：“现已无身外之物，倘如败北，愿以此身与君家终生为奴。”至此两人之赌注也算旗鼓相当，无可反悔也。

开局后豪借上局之余威，求胜心切，运子不久，便思用其绝步再度置杰于死地。怎奈此局已非上局，杰对豪逼人凶棋，虽神色紧张，却偏偏在侥幸中一一化解。其运子则以守为攻，以缓待急。有时竟似无心而走些漏步，先是舍弃一炮，豪未敢轻取；后又放掉一马，豪仍未动。观众未明理路，都替豪惋惜，而为杰捏一把汗。最后杰车入虎口，亦有悔色，但已落子只好认了。至此豪已有轻蔑之意，前后左右精察细算一番，觉此车不

能放过，吃它之后便有一步致胜之棋，孰料车甫入口，忽生巨变，仅只一步便被杰双马逼宫，踹老帅于蹄下，他的胜算恰恰晚了一步。豪顿时面若死灰，汗如雨下，仰天长啸：“我一步棋，输了！”声入云空，悲惨动人。

豪的宅舍和财产杰均收了，唯妻妾杰作为奉送请其带走。

豪走时，杰掏出玉镯双手相赠。豪熟视良久，猛然把它摔碎在对弈的石桌之上，大呼：

“好个奸徒！还欲令我以此相欺他人乎？”

盖玉镯乃一赝品也。

◇◆◆◆◇

*

◇◆◆◆◇

*

◇◆◆◆◇

天 职

海尔曼博士是位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大夫。他开的诊所已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里没有人不知道海尔曼和他的诊所的。

海尔曼这个倔老头子，像他那把最好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有这样两件事，一下子就把海尔曼给抬了起来。

一天夜里他的诊所被一个小偷给撬开，一点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都被他放在提兜里准备带走。不巧，慌忙中撞倒吊瓶支架，他又被氧气罐绊倒，摔折了大腿，要跑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

“打电话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

把小偷抬上手术台，海尔曼连夜给他做了接肢的手术，并给打上了石膏绷带。一直在诊所里把他彻底治好才交给了警察。

助手说：“他偷了您的财物，您怎么还如此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小偷自然感激得五体投地，唯在交警察前，他恳求把他放了。他说：“海尔曼博士，您不愧是上帝的儿子。我愿再次得到您的拯救，不到那阴森的牢房里去领面包……”

海尔曼博士两手一摊说：“先生，对您这个要求，我这把手术刀就无能为力了。”

一时传为佳话。

又一天，一个女人护送一位车祸中受重伤的人来诊所。

海尔曼一愣：“啊，是她？她早已徐娘半老，怎么这般漂亮？”这是他被人夺去的爱妻。直到今天她在他的眼里，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魅力。

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来求你，你是全市唯一能给他做手术的人。”

重伤的人是他原来爱妻的后夫，就是这个人把她夺去了，当时就差未同他进行古老的决斗。

“亲爱的海尔曼，我和他都对不起你，可是我们遇了难……但愿你的手术刀不带着往日的仇恨。”

海尔曼曾经受过他们的侮辱。现在这种场合的重逢，使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始终一言未发，只冷冷地反问一句：“列夫斯基夫人，你忘记我教导过你的话了吗？”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手术前列夫斯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待手术中清醒过来，见拿着手术刀的是海尔曼，不由大吃一惊，连忙要挣扎起来。

“老实躺好，这是上帝的安排。你是我永难宽恕的情敌，你又是我必须抢救的患者。”

一个修补头颅骨的手术，让海尔曼站了十个多小时，最后

抻 面 条

他特别喜欢吃面条，一天三顿也不厌，不过这可不是粮店里卖的那种面条……

小时在家里母亲给他擀面条，一碟鸡蛋酱，一盘芽葱，或者黄瓜、水萝卜丝等小菜，他吃得真香！以后结了婚成了家，妻子摸到了他的脾气，比母亲还下力给他做面条吃。她能擀、能抻。抻出来的面条要粗有粗，要细有细，比从模子里轧出来的挂面还匀溜，吃起来硬实、筋叨、口感好，就是到了肚子里也觉得舒服。

不幸，妻子比他先走了。他也六十大多了，身板硬实，牙口好，还是爱吃抻面条。现在续了个后老伴，这个五十刚过的小老太太，就只给他买挂面吃，吃起来真败口！

星期天女儿回来了，一看爸爸瞅着挂面条眼晕、不下筷……她把爸爸的饭碗端过去说：“你等一会吃。”便扎起围裙下了厨房。和面、揉面、饧面、抻面……大约半个多钟头后，一碗抻面条端到了爸爸的面前。他一惊，女儿什么时候也学了母亲的手艺？这回他吃着嘴里香，肚里苦，他想起前妻，眼泪含在眼眶里……

这一切后老伴都看在眼里，心中很不是滋味。第二天她吃罢早饭，便提了一盒点心，到饭馆去向抻面师傅学习。学和面，学揉面，学饧面，学抻面。抻面这道关最难过。她人老了，手脚笨了，力气也小了，怎么也弄不到抻面师傅那么灵巧，不是粘连，就是断条，二斤面未抻完便一身汗了。她不得不出个高价，买了一斤抻面条回去。

老头子离休后搞史志，天天到班上去。午间回来，一碗抻

面摆在面前。

“啊，小凤（他女儿）来了？”

“没。我给你抻的。”

“你也会抻……？”

“你别隔着门缝看人。”

老头子吃得很香，这面条跟过去妻子抻的差不多。

“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这跟她过去抻的一样……”老头子一高兴，有点说走了嘴。

老太太听了当然有点不是味，这老家伙总想着他的前妻……不过，这毕竟是赞美她，把她说成跟他前妻一样，有啥不好？于是，也很高兴。

第二天老太太练抻面就更来劲了，她先到饭馆去学一通，又在家里自己和面苦练。可翻来覆去还是抻不好，这大概得费点工夫，不到十天半个月出不了徒……眼看就该做午饭了，没办法还得跑到饭馆去买人家抻好的面条。好话说了一筐，勉强按成碗的面条价格匀了一斤回来。啊！一上楼房门开着，老头子回来了。

这回露馅啦！

“唉，没想到吃一口饭，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老头子明白了后有些过意不去。

抻面条煮好后，老头子只吃了半碗，不知怎么的，他心里老觉得这抻面条味道有点不对了……他说：

“以后咱们吃烙饼吧！”

这天夜里老太太偷偷抹了半宿眼泪。

又一个星期天，老头子女儿回来了。她又要动手给爸爸做抻面条，老太太一把挽过去说：

“我来！”

老头子和女儿都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老太太熟练地抻

面表演。

老头子这晚心情激动，喝了两盅酒，话也多起来。睡觉时，老太太脱衣服，他怔住了，天哪，老太太两条胳膊肿得像发面馒头了……他一切全明白了。心中震动非常，紧紧地搂着老太太，眼含热泪，不胜爱怜地抚摸着她的胳膊。

“唉，这该死的抻面条啊！……”

◆◆◆◆◆◆◆◆◆◆◆◆◆◆◆◆

*

◆◆◆◆◆◆◆◆◆◆◆◆◆◆◆◆

*

◆◆◆◆◆◆◆◆◆◆◆◆◆◆◆◆

手

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他注视着—个镶金盒子中放着的一只小手，那小手干枯得只有一块饼干大小，乌黑得跟带皮的干树枝—样。他语音不清地叨念着。

可儿子明白，他接着说是太残忍了，爸爸，你安静休息吧，还想那做啥，海盗有几个不是残忍的！

儿子—说—他似乎更加不安，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陷入冥思之中……

他原是个越南难民。20年前从越南战争的炮火下，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逃了出来。刚—踏上这块土地时，他举着儿子那失去右手的小胳膊，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行人乞讨：可怜可怜孩子吧！这是带着鲜血的手呀！

美国人是好奇的，为什么这孩子失去了右手？大家围过来看地上那张用英文写的告地状。

啊！是海盗给剁去的，拿不出钱来就剁去孩子的手……这真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在这个“儿童天堂”的国度里，这是